

《资本论》 研究之研究

胡培兆 孙连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资本论》 研究之研究

胡培兆 孙连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星盈

《资本论》研究之研究 胡培兆 孙连成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35千
1985年三月第一版 1985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0 册

书号：3118·258 定价：2.00 元

为纪念

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883—1983)而作

谨以本书献给：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译者之一、杰出的人民教育家、已故厦门大学校长、我们敬爱的导师
王亚南

题 记

我们把拙著题为《〈资本论〉研究之研究》，意在对我国解放以来的《资本论》研究情况作点较为集中的反映和考察，对《资本论》研究中存在的或有争论的某些问题尽可能根据《资本论》原意提出我们的看法。所以，本书并不是以《资本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以我国解放以来的《资本论》研究情况为主要对象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面粗糙的镜子折射出《资本论》研究情况的一个图象来，俾能促进《资本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需要郑重声明的是，我们绝不是要来扮演法官的角色，对《资本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出“最后判决”。科学研究崇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承认有实践以外的任何仲裁。但是，作为一个在真理面前有平等权利的研究者，不妨对任何认为有问题的地方或方面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或批评。我们承认权威，又不迷信权威。我们是抱着这种态度来考察《资本论》研究情况的。

我国解放以来的《资本论》研究是有很伟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革命干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卓有成效地运用，与《资本论》研究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另一方面看，又觉得对《资本论》的研究还很不够。在近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直接去啃《资本论》的研究者是太

少了。研究者寥寥，也就不能把蕴含在这部巨著中的极其丰富的理论宝藏都挖掘出来。也因为研究者鲜寡之故，相互能针锋相对和共同切磋的机会总不太多，不免影响对《资本论》统一的准确的理解。本书是专就《资本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来发议论的，这决不是对《资本论》研究成就的轻视、无睹和否定；我们对一些著名研究者的作品和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也决不是对他们表示有什么不逊和不恭。我们的理解是：科学研究的职责不是要去讴歌别人已达到的成就，而是要去探讨解决别人尚未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问题。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发展。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①这种不落窠臼、敢于创新的精神，是应当作为每个研究者的座右铭的。坦白地说，我们学浅才疏，无力解决《资本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只是想把问题提出来，以备一说，谨供同仁参考。倘有一孔之见予人有所裨益，我们就感到满足了。

有关《资本论》研究专著不算多，但要每本都去细细咀嚼品味，确属不易。特别是有些刊载在各报刊上的单篇论文，更难全部涉猎。因此我们的研究无疑有很大的局限性。至于那些以教科书形式叙述《资本论》内容的著作，我们则全然不去议论，因为那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末了，我们要深表歉意的是，由于本书的研究性质，提到的人名比较多，而大多数又是名家。说实在的，在科学研究的限度内，我们是把每个研究者的名字当作科学名词一样来对待的，全然对事不对人。

我们以为凡是已公开的观点就可以公开商榷，不必左顾右盼，

①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1页。

考虑“为尊者讳”的。我们想同志们会有这个科学精神，也会有这个雅量。我们赞赏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孙冶方的态度。他欢迎同辈和后辈指名道姓地同他商榷或辩论，敢于对名家提出疑议，或敢于在权威身上拂尘。这已成为我国学术界一种新气象。不久前有人对郭沫若的名作《甲申三百年祭》和《李白与杜甫》提出尖锐批评。虽然这是学术讨论、学术交流所容许的；然而，对流传已久的作品要待名家逝世以后才有大胆的批评，对于生者与死者都已成为一种不幸。倘若我们的学术界真能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能在名家在世时就有毫无顾忌地对名家作品自由讨论的空气，就不至于出现“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惻惻”的景况。我们不仅赞同名家著作也可以讨论的意见，而且希望能在名家生前进行讨论，以免名家过世后蒙受不能争辩的损失。

古人云：“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如果在本书中有以己之谬害人之理者，我们竭诚欢迎批评者斧正和针砭。

胡培兆 孙连成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题 记	1
一、《资本论》与《红楼梦》	1
何以把这两部书扯在一起	1
从《红楼梦》想到《资本论》	5
《资本论》与文学	14
二、浏览国内有关《资本论》方面的著作	21
通俗化工作没有完成，需要继续努力	22
希望有这样的一本书	27
研究工作伊始，不能止步	29
三、正确评价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36
我国经济学界对此书的一些批评	36
恩格斯、列宁对这本书的评价	41
站不住脚的批评	45
几处不准确的地方	49
四、新近《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情况之新观察	52
两种新见解的剖视	52
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	59
过去经济科学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63

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要求认真研究生产关系·····	65
五、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是否完全一致·····	70
——评吴传启对《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	
《〈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书的基本思想·····	70
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不是从一般到特殊的发展，	
因而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并不都一致·····	73
价值和价值形态之间不存在一般和特殊以及	
有历史发展先后顺序的关系·····	85
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的关系不是内容与形式、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97
对吴传启的《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总评价·····	101
六、作为《资本论》研究起点的商品是什么商品？·····	103
同一个研究起点的商品有两种解释·····	103
起点实际研究的商品是一般商品·····	106
需要澄清几种误解·····	112
关于“起点”研究的意义·····	119
七、论价值概念·····	122
产品价值论者的矛盾说法·····	122
是商品二因素，还是产品二因素·····	125
价值实体是劳动，但劳动不等于就是价值·····	129
价值是劳动平均化的范畴·····	132
价值概念留给共产主义的是什么·····	136
八、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中的问题·····	141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是什么·····	141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对谁说来是存在的·····	148
洪水期前的、历史上最古老的资本是不是真正的资本·····	153
九、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历史观·····	158

研究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158
我国经济学界最近的几种看法·····	161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究竟有没有讲过绝对贫困化的规律·····	165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的变迁·····	174
十、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消费资料生产	
孰为优先增长的问题·····	180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论旨，不在于说明谁优先增长问题·····	181
对两种公式的异议·····	186
一点结论·····	196
十一、生产价格存在的必然性不在于生产社会化·····	199
一个生产价格决定于生产社会化的观点·····	200
生产价格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范畴·····	202
生产价格根源于资本本性·····	204
生产价格形成的根本条件在于资本可以自由转移·····	207
生产价格的一个计算问题·····	210
对社会主义生产价格论者的期冀·····	213
十二、杂议《资本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15
《资本论》的方法问题·····	215
《资本论》体大思精的问题·····	219
《资本论》从何读起的问题·····	221
“成反比”与“成正比”的问题·····	223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问题·····	226
“劳动货币”问题·····	228
十三、《资本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37
——许涤新的《读〈资本论〉笔记》的笔记	
有益的尝试·····	237
几处不足·····	239

几个值得商榷的理论问题·····	266
十四、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资本、剩余价值范畴·····	288
——与于瑞厚、卓炯商榷	
政治经济学所重视、要研究的就是经济的或	
生产的形式问题·····	289
经济范畴是形式与内容统一的科学概念·····	291
剩余价值的存在与生产规模无关·····	295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不是价值增殖过程·····	299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决不是马克思的“个别结论”·····	302
十五、应该一分为二看待马尔萨斯人口论吗·····	304
马尔萨斯人口论究竟是什么货色·····	305
马克思是怎样批判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的·····	309
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这个案不能翻·····	315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口论，搞好我国的计划生育·····	319
【附录】 解放后（截至1983年底）出版的研究《资本论》的著作	
一览表·····	325
后记·····	335

一 《资本论》与《红楼梦》

何以把这两部书扯在一起

这是两部风马牛不相及的书，何以把它们扯在一起？

且让我们先把《红楼梦》第一回中的一首诗略改几字移植于此，聊作破题。

满纸荒唐言，一腔心血费。缓云作者痴，且解其中味。

一般说来，这确是两部毫不相干的书。《红楼梦》是我国十八世纪产生的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它以宝黛的恋爱悲剧为主线，揭露封建社会的百般罪孽，反映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资本论》却是西方十九世纪产生的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它以劳资关系为主线，揭露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千般罪恶，揭露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不论从形式和内容上比较，两者没有共同之处。倘要把它们放在一篮子里称斤两，置于一盘子中去品味，未免荒唐可笑。然而，真要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地不容许联系起来谈，那同样是荒唐可笑的。不仅形式上经济学和文学有亲缘关系，而且内容上也有相连之处。无论哪一部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以经济关系为轴心的

一定社会关系的真实；而无论哪一部深刻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优秀经济学著作，又都无不借助文学艺术的形式把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写得趣味盎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艺术的经济学，而经济学著作则是经济的文学。马克思一生酷爱文学，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恩格斯也一样）。《资本论》能够写得那样深刻、生动，和他的连有些文学家都望尘莫及的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有的文学家说《资本论》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宏著，是一点也不假的。为了揭露、比喻、分析，马克思往往采用文学手法。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直接引用了文学史上许多名家名著的佳句、典故。荷马、莎士比亚、但丁、席勒、歌德、塞万提斯、笛福、比彻、斯托、海涅等几十位名作家的作品都在《资本论》中发挥了作用。只此一端，就足见经济学和文学是有姻缘的，不能截然分开。具体就《资本论》和《红楼梦》而言，有些方面不能不使人觉得何其相似乃尔。

第一，两部书都是作者未竟的作品。马克思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后，就于一八八三年逝世了，后两卷的草稿是由恩格斯整理、补苴出版的，有些残文断句是恩格斯充实合璧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写了本书的前八十回就逝世了，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续的。

第二，两部书的早期命运都一样的坎坷蹇滞，屡遭反动派的诬陷禁绝。在旧中国，《资本论》被绝对禁止，只有甘冒杀头危险的人才敢阅读研究它；《红楼梦》被列为“淫书”一类，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是决不让其子弟染指的。

第三、两部书都有十分渊博的知识内容，都有“百科全书”之称。《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典范著作，但里面涉及

的有哲学、逻辑学、历史、文学、教育、社会主义等等方面的知识 & 原理。《红楼梦》则汇合了各方面的文化知识：经学、史学、诸子哲理、散文骈文、诗赋词曲、平话戏文、绘画书法、八股对联、诗谜酒令、佛教道教、星相医卜等。

第四，两部书都揭露了社会关系。《资本论》从正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红楼梦》从侧面暴露了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

前面三点的相比拟，完全是偶然的、形式的，不足多论。后面这一点，却值得注意。我们想，倘若马克思在世时，《红楼梦》就已经有译本传到欧洲，马克思对我国的这部文学瑰宝一定会感兴趣，并且也一定会象上面那些名家著作一样被引用到《资本论》里，使两部书得到合璧；那末，今天我们把这两部书扯在一块也就不会令人莫名其妙，而会象看到谈论《资本论》与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的自然。我们这样估计，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不仅《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会吸引马克思，而《红楼梦》那样深刻地暴露封建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济利害冲突，更会引起马克思的重视。更何况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主义阶段持续得特别长的国家。譬如《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非常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地主对农民的沉重剥削。黑山村在遭受长达五、六个月的严重涝灾、雹灾后的歉收饥荒的年头，还要向贾府交钱粮二千五百两银子和许多大车的实物：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麂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八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

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对，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梁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另外，送礼：活鹿二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鸡两对。

别说品种花色繁多，山珍海味皆备，干鲜死活齐全，光论其数量之庞大，运输队就得风卷云飞的一大帮人。这样沉重的地租剥削，恐怕为东方所仅有。马克思为了抨击中世纪疯狂的拜金主义，分别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剧作《雅典的泰门》和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中的生动诗句。莎士比亚咒骂黄金：“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癫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索福克勒斯咒骂黄金：“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人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人，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如果马克思当时读过《红楼梦》，猜度他有极大可能会引用《红楼梦》的有关描写，来证示封建地主是如何以地租形式来榨取农民的剩余产品的残酷事实的。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多次提及中国，讲货币时还引注过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的一个奏折内容。^①当然，以上猜度只不过想说明，在揭露经济关系方面，《红楼梦》中某些方面的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6页注(83)。

描写可作《资本论》的例证，两者并不是不能联系的。我们今天讲解《资本论》中有关封建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等方面内容的时候，不就可以和《红楼梦》作这样的联系吗？

就以上这些方面，我们把这两部书扯在一起，大概无可厚非吧。

从《红楼梦》想到《资本论》

上面讲的那些话，只是说明《资本论》和《红楼梦》不是绝对不可联系的这一点罢了。而我们之所以在《资本论》研究之研究中要联系到《红楼梦》，真正的意图在于借题发挥。我们呼吁经济学界重视对《资本论》的研究。因为，从《红楼梦》研究的盛况使我们联想到，我国对《资本论》的研究是太微弱、太落伍了。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要我们把这两部书的研究情况比较一下，就可明白上述论断是有根据的。单就《资本论》本身而言，只要我们看看它在今天社会和世界上有怎样的地位，也就不难明白，我们对它的研究是否相适应了。

《红楼梦》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它和万里长城一样，是我们民族可以在世界上引以为荣耀的优秀艺术珍品。对这样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学遗产，理当大力研究和继承，从它那里开掘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所必需的琼浆玉液。《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来，它在历代的文化知识界中得到广泛流传，有“不读《红楼梦》，枉为读书人”的传统说法。阅读者普遍，研究者众多。对《红楼梦》研究还形成了一门独特的科学，叫“红学”。“红学”在历史上又有“旧红学”与“新红学”之分野。自清乾隆到五四运动